

# 早期臺灣祕史： 論晚明海寇林道乾在臺灣的活動\*

徐曉望\*\*

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晚明海寇林道乾曾多次往來於臺灣。嘉靖四十五年（1566）迫使海寇林道乾逃往東番魷港的不是俞大猷，實為戚繼光和他的部下。萬曆元年（1573）林道乾離開潮州河渡門老巢之後，並沒有馬上駛向柬埔寨，而是先到臺灣海峽活動。從嘉靖四十五年到萬曆六年的十三年裡，林道乾和其手下考察了臺灣多個港口，尋找定居之處，後因夥伴死亡太多以及明軍的攻擊而放棄。晚明的北港是指「台江內海」諸港，包括魷港、新港、赤嵌港與熱蘭遮城附近的大員港。本文根據新發現的明代史料指出：魷港是在臺南新港溪的下游，北港是在萬曆二十年之後才被列為海澄的貿易對象。

關鍵字：晚明海寇、林道乾、東番、臺灣、魷港

---

\* 作者感謝匿名審稿委員的寶貴意見，這些意見對本文修改幫助頗大。本文初稿完成之際，尚得劉序楓教授、陳鈺祥博士提出修改意見，並得到何書亞小姐、瞿惠遠小姐的幫助，在此謹致衷心感謝！

\*\* E-mail: xxw802@126.com

收稿日期：108年8月22日；接受刊登日期：108年12月24日

## 壹、前言

按照清修《明史》的記載，嘉靖末年林道乾在臺灣活動數月，就因和「倭寇」之間的衝突離開了臺灣。實際上，林道乾曾多次往來於臺灣，並且探索各地港口，尋找安身立命之處。萬曆初年在臺灣活動的倭寇應是林道乾、林鳳引來的。二林的活動是早期臺灣史的關鍵問題之一。

在臺灣史研究領域，對臺灣漢人歷史的研究，多數情況下是從顏思齊和鄭芝龍開始的。不少著作稱顏思齊或鄭芝龍為開臺始祖。他們約在天啓元年（1621）帶領一批閩南人進入臺灣，而後開創了閩南人在臺灣的歷史。歷來史學家對這一問題亦有不同看法，例如，清朝統治者乾隆皇帝認為最早到臺灣的漢人是嘉靖末年的林道乾（清高宗，1983: 156）。乾隆帝的周邊有不少閩南籍大臣，從康熙、雍正到乾隆，在清廷擔任大學士的閣臣有泉州人李光地、漳州人蔡世遠及蔡新，所以，乾隆皇帝的觀點不容小覷，有必要考察林道乾入臺前後漢人在臺灣的活動。他們是否深入臺灣腹地，還是只在臺灣沿海活動而沒有上岸？他們與臺南新港的西拉雅人的關係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可以使早期臺灣史的研究推進一大步，但因入清以來晚明史料大量流失，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困難很大。不過，隨着 20 世紀末期古籍重版潮流的出現，大量孤本明代古籍重新問世，海外學人記載明朝的相關著作也被翻譯為中文，給推進這一研究提供了必備的條件，所以，我們有必要重新審定這一時代的史料，爭取作出新的突破。

林道乾是晚明海寇的著名人物，廣東地方史和華僑史學界很早就對林道乾展開研究。但是，這些研究主要集中於林道乾在廣東地方的活動，以及他在華僑史上的地位，對於林道乾在臺灣的活動，相關研究較少。臺灣史研究開山大師方豪（1994: 99-100）與曹永和（1979: 139）都曾在著作中論及林道乾，可能是因為缺少資料的關係吧，他們的研究沒有展開。張增信（1988）的〈明季東南海寇巢外風氣（1567-1644）〉一文，以較大的篇幅分析了林道乾、鄭芝龍等海寇的特點，也涉及了林道乾於嘉靖四十二年（1563）到臺灣的傳說，但本文的重點不是臺灣。此外，林仁川（1987: 108, 111）與雪珥

(2011: 53-76) 也展開了對林道乾海寇集團涉臺行動的研究；近年發表的潮汕史相關著作，也多有涉及林道乾在臺灣的活動。最近湯開建（2012）考證了萬曆初年林鳳在臺灣沿海的行動，很有參考價值，但其重點是在林鳳。從臺灣方志多處記載林道乾的傳說來看，林道乾對臺灣的影響比林鳳更大，因而有必要研究林道乾在臺灣的史跡。

《大清一統志》介紹赤嵌之地：「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據為巢穴，始名北港。」（和珅等奉敕撰，1983，冊 481: 761）關於北港的位置，伊能嘉矩、和田清、曹永和都有自己的論述，近年陳宗仁和筆者都有專門論文探索這一問題（陳宗仁，2003；徐曉望，2005；2006）。隨着新材料的發現，進一步探討也許是有必要的。

## 貳、嘉靖末年率「倭寇」侵襲臺灣的林道乾 與追蹤而來的明軍

有關林道乾的傳說經常和倭寇混在一起。《明史·雞籠傳》述及倭寇在臺灣的活動：

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張廷玉等奉敕撰，1974: 8377）

倘若這些文字可靠，倭寇於嘉靖年間即已侵入臺灣。然而，細嚼這一段文字，又有一些問題。該文將海寇林道乾稱為「倭寇」一黨，而林道乾為廣東潮州人，他的部下多為閩粵邊界的強盜，為何他被稱為「倭寇」餘黨？林道乾既然是倭寇一黨，為何又與倭寇發生衝突？這裡有些問題需要說明。

明嘉靖、隆慶年間，以王直為首的倭寇大舉入侵東南。石原道博（1996: 82）認為，嘉隆年間的倭寇日本人只佔 30%。事實上，這也是明代《籌海圖編》等著作的看法。隆慶、萬曆年間在廣東活動的倭寇，其性質與嘉靖年間在浙閩活動的倭寇一樣，多為本地的海寇，福建巡撫塗澤民（1962: 3803）評曾一本率領的倭寇：「同夥之人，多係漳潮。」林大春在〈上谷中丞書〉中

說：「海寇林道乾、曾一本、吳平輩，乘倭嘯聚，初不過數十人，尋入倭中爲別哨，遂肆剽劫。」<sup>1</sup>事實上，林道乾和林鳳的部下總有倭寇加入。萬曆元年（1573），官府得到情報：「又報稱倭中逃回人口供稱，各倭爲林老所招，明年有倭船三五百號來會，合林老打劫等情。」（劉堯誨，年份不明，卷 2: 31-32，〈林賊遁番疏〉）這表明當時南下的倭寇很想加入林道乾或是林鳳的海寇集團，合夥打劫謀生，導致林道乾、林鳳隊伍中倭寇數量的增加。於是，林道乾和林鳳繼續被稱爲「倭寇」。曹學佺《石倉全集》的〈倭患始末〉記載：「萬曆元年，潮寇林道乾勾倭突犯漳泉海洋，竄據澎湖，尋投東番。其黨林鳳最黠，代領倭眾四出殺掠，屢挫官兵。」（曹學佺，年份不明：43）王泊在萬曆元年任福建按察司僉事，其時「劇盜林道乾、郭東山等勾引倭夷，猖獗甚」（胡應麟，1983: 681）。如中村孝志所說：「尤其是林鳳一夥當中，據傳有由部將（Sioco）所率領的六百名日本人。」（中村孝志，2001: 206）不過，此時林鳳的海寇隊伍少說數千，多說有上萬的，因此，這六百名日本浪人，在其隊伍中也是少數，大約佔海寇全數的十分之一、二，還不如嘉靖時期倭寇隊伍中的日本浪人比例。

蔣毓英的《臺灣府志》記載：「嘉靖四十二年（1563），流寇林道乾橫行海洋，專殺土番，取膏血造船，擾害濱海。都督俞大猷征之，道乾遁去占城，今有其遺種。」（蔣毓英，1985: 1）這段記載後被高拱乾的《臺灣府志》卷一，〈封域志〉繼承。如前所述，林道乾曾經是「倭寇」中一支小隊的首領，後來，他的隊伍也常有日本浪人加入。因此，由他率領侵襲臺灣的海寇隊伍被稱爲倭寇，也是合理的。如果以上記載可靠，林道乾早在嘉靖四十二年便抵達臺灣沿海的港口，而俞大猷率水師追蹤到此地。

然而，這一事件發生的年代有點可疑。據俞大猷行狀，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最爲繁忙的一年，他先是出任福建總兵官，和戚繼光等人聯手消滅攻佔興化城的倭寇。十月轉任廣東的總兵官，負責圍剿潮州、惠州山區的山盜海寇。當時，林道乾還是無名之輩。俞大猷主要的對手是擁有兩萬海寇的吳

1 見周碩勳輯，1967: 1016。按，此文原出林大春的《井丹林先生文集》卷 15（林大春，1935），收錄於《潮州府志》時，編者進行了刪節，所以，個別文字與原文有異。

平及藍松三、余大春、李春文、劉萬清、蘇阿普等山寇。俞大猷迫在眉睫的事是平定潮州境內大股海寇、倭寇、山盜。在這種背景下，俞大猷不可能有空去澎湖、臺灣清剿海寇林道乾。所以，有關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進入澎湖、臺灣的記載，恐有錯誤。此前已經有多家學者論證。

從史實來看，林道乾長期是小股海上流寇，他是在嘉靖四十五年才出名的。林熙春云：「潮郡素產穀米，丙寅（嘉靖四十五年，1566）、丁卯（隆慶元年，1567），價忽騰湧，維時饑民嘯聚，至數千。曾一本、林道乾輩因而稱亂，至動四省之兵討而後定。」（周碩勳輯，1967: 1001）可見，嘉靖四十五年潮州發生饑荒，這是一個關鍵時期，林道乾率饑民四處搶劫，因而成名。康熙《詔安縣志》載有林道乾攻擊詔安一事：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吳平夥黨林道乾等船五十餘隻，自走馬溪登岸，攻陷五都山南村土圍，又攻廐下村土圍，焚殺不計。本年，吳平夥黨曾一本等船百餘隻，自泊浦澳，登岸劫擄港口等村。（秦炯纂修，2000: 499）

這條史料讓人注意的是：林道乾自此發展成一個擁有五十艘船的大海寇，並率隊攻擊福建省的詔安縣，其目的應是搶糧食。林道乾的行動引來官軍圍剿。按照《潮州府志》的說法：

林道乾……嘉靖四十五年三月，攻詔安山南、廐下等村，都督俞大猷逐之，遁入北港。（北港在澎湖嶼東北，萬曆末年始通商賈，稱臺灣。）大兵不敢進，留偏師駐澎湖守之。道乾不樂居北港，遂恣殺土番，取膏血造船，從安平鎮二鯤身遁往占城。復回潮州，擄掠如故。（周碩勳輯，1967: 939）

《潮州府志》的這段記載表明林道乾是在嘉靖四十五年離開詔安後襲擊臺灣，其後，明軍跟蹤林道乾來到臺灣的北港。該說大抵可以證明林道乾初次侵襲臺灣應當是在嘉靖四十五年。這裡的問題是：據《明世宗實錄》的記

載，明朝於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庚辰「革惠潮總兵俞大猷職閒住」（張居正等，1984: 8915）。那麼，他還可能率廣東兵去打林道乾嗎？張增信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本人同意這一觀點。又據萬曆《漳州府志》記載：

四十五年五月，吳平夥黨林道乾等船，自走馬溪登岸，散劫詔安等地方。十月內，總兵戚繼光督閩廣兵剿滅之。（袁業泗修、劉庭蕙纂，1613，卷 32: 19）

按，嘉靖四十五年林道乾攻擊詔安縣，一直在當地活動到十月份，才在戚繼光的攻擊下逃走。這說明在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就被免職的惠潮總兵俞大猷不可能率隊攻擊詔安的林道乾。《明史·雞籠傳》述及林道乾在臺灣的活動：「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張廷玉等奉敕撰，1974: 8377）可見，當時追擊林道乾到臺灣的應是戚繼光的部下。

## 參、萬曆元年海寇林道乾、林鳳在臺灣海峽的活動

嘉靖四十五年林道乾襲擊東番事件發生之後，又過了六、七年，俞大猷調任福建總兵，曾與林鳳、林道乾在臺灣海峽作戰。

這裡要回溯林道乾進襲臺灣之後的歷史。學界對林道乾的研究已相當多。大致而言，林道乾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進入臺灣後，曾經被明軍封鎖在港內。數月後，林道乾祕密在北港的二鯤身造船下海，突出重圍，南下占城。然而，他在占城也未能久居。隆慶元年（1567），林道乾重新出現在廣東沿海，並在攻佔潮州的溪東寨後大發展。廣東官軍爲了對付更爲強大的海寇曾一本，便招安林道乾，讓其人率部駐於潮陽縣的河渡門港口。隆慶三年，林道乾與官軍合作擊敗曾一本海寇團夥，得到官府的嘉賞。然而，林道乾在河渡門招降納叛，四處搶劫，又被官府視爲威脅。萬曆元年（1573），在張居正的支持下，廣東提督殷正茂調集大軍，準備圍剿潮州境內的海寇山盜。一直觀察官府動向的林道乾馬上感到風雨將來的壓力。於是，他選擇主動向廣東參政陳奎辭行。《萬曆武功錄》述及林道乾的動態：

乾有侄，曰茂，先在彭亨國爲督夷使，迺以尺牘約乾。乾竟明目張膽，請於參政陳奎曰：「極知制置使意，業已遠托異域，不復還矣！往所給一十七筭，今封還。」它一切寨眾，請以屬林德。（瞿九思，1997: 227）

這裡有個問題：林道乾是在萬曆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抵達柬埔寨，還是在當日向廣東參政陳奎辭行？反覆琢磨這段記載，「癸酉（萬曆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應當是林道乾向廣東參政陳奎辭行的日子，而不是林道乾抵達柬埔寨的日子。對這一點，朱國楨《皇明大事記》的理解是正確的：

乾有侄，曰茂，先在彭亨國爲督夷使，密約乾。於萬曆癸酉（元年，1573）二月，乾謁參政陳奎曰：「極知制臺意不相容抗，非吾事，降亦不免。男子各自求生，豈必中土！遠托異國，不復還矣！」繳舊所給十七筭，徑出。（朱國楨輯，1997: 122-123）

確定癸酉二月二十五日只是林道乾向陳奎辭行的日子，即可知林道乾不是在萬曆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就抵達柬埔寨了。事實上，他離開老巢潮州河渡門之後，一時並未遠離閩粵沿海。張居正在給兩廣總督殷正茂的信中說：「辱示知林賊勢孤，遠遁求活計，當不日可擒。」「林賊失巢穴，飄泊海上，必不能久。宜與閩中約會圖之。」（張居正，1612，卷 25: 15, 19）然而，由於當時廣東軍隊主要圍剿南洋寨的諸良寶，所以，廣東官員覺得還是以招安之名緩解林道乾的壓力爲好。郭應聘在給殷正茂的信中說：

林道乾挾眾出海，無非逃生之計。恐目前只流突閩廣海澳，設法招之，未必遽投異域。但此黨甚悍，非他寇比。爲今計可防而未可圖也。門下所示，蓋洞燭之矣。倘在近島，即設法招之，亦無不可。不則果投異域，又將有勾引之患，閩廣之憂方大矣。（郭應聘，1995: 516）

後來，張居正得到更為詳細的情報：「頃得閩臺劉凝齋（福建巡撫劉堯誨）書，言林賊遁出海洋，為西南風所阻，泊廣中。向僕因患其出海難制，今若此，殆天亡之矣。閩師既過境，計今想已成擒了。」（張居正，1612，卷26: 4）按，閩粵一帶，秋冬盛行東北風，春夏盛行西南風，或是東南風，林道乾向陳奎辭行的夏曆二月二十五日，恰是東南沿海東北風轉弱，西南風趨盛的時期。古代帆船航行主要靠風帆，逆風航行非常困難，從閩粵沿海港口到泰國、柬埔寨，通常要等到當年九月至下年一月的東北風季節。林道乾於夏曆二月底向陳奎辭行，待大隊人馬集中，只怕就到了西南風盛行的三月。此時的林道乾船隊很難向東南亞航行，他應當是停泊在廣東沿海一帶。《萬曆武功錄》記載：「（官軍）大軍期以四月望出征矣，當是時，道乾使使者鄭美捕伏海口，訶我師，而會何騰輝亦艤舟來鏖戰，我師疾鬥，生得美等六人。」（瞿九思，1997: 229）可見，四月份林道乾還在廣東沿海，才會派出間諜船窺視官軍行動，結果這艘間諜船被俘。得知林道乾還在廣東沿海，張居正才會安排福建水師南下，與廣東夾擊林道乾。但不知為何撲個空，應是林道乾知道福建水師來襲後，便率著整個船隊向外海駛去。這對閩粵官軍來說，是一個出乎意料的行動。劉堯誨云：「賊人林鳳等向為道乾部落，各以知力互相羈縻，此其志亦欲為道乾耳。故道乾既遁，乃率眾入閩，棲泊於澎湖之間，觀釁而動。」（劉堯誨，年份不明，卷1: 11，〈海賊突犯查參失事人員疏〉）這都說明萬曆元年林鳳進入福建後，佔據了澎湖列島。其時應為萬曆元年四、五月間。

劉良弼為南昌人，他於萬曆元年任巡按福建監察御史。五月十一日，他接到俞大猷的手本說：「林鳳一夥大小五十餘船，逃向澎湖避兵，雖未內犯，亦當早議撲滅等因。又該臣通行鎮道計議，相機剿滅。續據鎮道議稱，林鳳先據險要，必須水陸並進夾擊。復添募兵船，增修器械，約在六月二十七日督率舟師出海進剿。」（劉良弼，1584，卷3: 69）林鳳應是聽到了這一消息，率隊避開俞大猷向臺灣航行。劉良弼記載：「又據巡海興泉二道呈報，拿獲賊徒葉明嘉等供稱：林鳳將大烏尾船八隻鑿沉，駕小船八十二隻，於六月二十八、九日陸續開遁芒港去訖。」（劉良弼，1584，卷3: 71）文中所謂的「芒港」，應當就是魷港，林鳳其後數年時常往來臺灣魷港。其時，福建總兵俞大



猷負責對海寇作戰。俞大猷的上司命令他放棄其他海寇，猛追林鳳。瞿九思說：「樓船將軍俞大猷常提兵問諸海島，鳳遂鼓行而去魴港也。鳳度其下水淺，戰艦不得入，於是盡棄其烏船勿問，而以輕艇恣往來自便矣。」（瞿九思，1997: 232）可見，俞大猷無法剿滅林鳳等人，是因為林鳳拋棄了大船，以小船載人，往來於魴港的淺灘，讓俞大猷一時無計可施。總之，萬曆元年六、七月間，俞大猷追海寇到臺灣。然而，當俞大猷率福建水師主力東進後，後路卻遭到一股海寇的襲擊。福建巡撫劉堯誨評論：

當時惟應聯率伍寨舟師各據，按兵清野，絕其接濟。賊人不能耕海而食，久之，其勢自孤。乃欲調集各路水陸之精銳，謀往襲之，徘徊海上，情見勢屈，故賊人乘我之敝以起，遽舍澎湖而徑趨福寧，此所謂攻其所不守也。首犯萬安所，而百戶侯煒遂委巨艦以資敵人。再入芙蓉海洋，而哨官鮑尚忠又以偏師而陷於虎口。既而往泊於羅浮之間，時劉國賓領兵在松山。（劉堯誨，年份不明，卷 1: 11，〈海賊突犯查參失事人員疏〉）

按，這股襲擊福清萬安所的海寇，劉堯誨認為他們來自澎湖，其實，他們是從廣東進入福建沿海的另一股海寇。萬曆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位於福建與廣東交界處的銅山寨水師發現：「有南船三十餘隻北上。」「不知是否的係澎湖或係甘山外洋之賊。」（劉良弼，1584，卷 4: 21）其時海上的大股海寇只剩林道乾和林鳳。「劇賊林鳳、林道乾者，皆曾一本餘黨，各率眾數千，流毒海上，猖獗多年。」（謝杰，1947: 41）既然林鳳已經離開澎湖趨向臺灣，這股新來的海寇應為再次從廣東北上的林道乾。萬曆元年四月份，林道乾與林鳳分手之後，本來是趨向嶺南西部海域，沿嶺南西部海岸線抵達越南之後轉向南方。所以，林道乾向西航行，若是繼續前行，必然要轉向南方。但四月至六月是海上刮南風的季節，林道乾所乘帆船肯定無法繼續向南航行，在廣東官軍的攻擊下，他只能掉頭向東，最後乘風北上，繼林鳳之後進入臺灣海峽。

由於當時福建提督俞大猷正在進剿臺灣海面的林鳳，後防空虛，被新來的海寇抄了後路。福清萬安所報稱：「六月二十六日，廣賊三十餘船突入本

所古龍港。」「六月三十日賊船三十六隻在芙蓉海洋行駛。」連江縣上報：「本（七）月十六日，本縣鑿江堡被賊攻破。」「本（七）月十日賊眾打破北僻塘頭堡。」福寧州上報：「七月二十日，賊到松山港，烽火寨把總劉國賓及哨官錢明戰死。」（劉堯誨，年份不明，卷 1: 10，〈海賊突犯查參失事人員疏〉）可見這股海寇連續襲擊了福州府和福寧州沿海的港口。「萬曆元年，潮寇林道乾勾倭突犯漳泉海洋，竄據澎湖，尋投東番。其黨林鳳最黠，代領倭眾四出殺掠，屢挫官兵。」（曹學佺，年份不明：43）實際上這時期的林道乾和林鳳應是各率一部在行動。前引史料證明，當這股海寇於六、七月間襲擊福建沿海之際，林鳳正逃往臺灣的魷港，所以襲擊福建沿海的只能是林道乾部。

從六、七月間俞大猷和林鳳在臺灣沿海角逐這一點來看，萬曆元年襲擊福建沿海的海寇只能是林道乾的部下了。林道乾在林鳳離開澎湖之後，又佔據了該島。福建分守建寧道右參議徐時可說：「看得海賊林道乾等逃入閩海，竊據澎湖為患。」（劉堯誨，年份不明，卷 1: 9，〈海賊突犯查參失事人員疏〉）徐中行說：「往歲林道乾寇澎湖，海上騷然。」（徐中行，1995: 698）同治年間的《淡水廳志》回顧：「澎湖亦為林道乾、曾一本、林鳳之巢穴。」（陳培桂主修，1983: 1052）然而，林道乾和林鳳很快發生矛盾，雙方火拼，林道乾大敗（張增信，1988: 327）。這一事件可能發生於澎湖，也有可能發生於東番。一個歐洲人記載林鳳：「在他殺人越貨之時，遇到了一個和他一樣的海盜，此人名叫林道乾，中國人。他的所有船隻均停泊於一個港口。由於他放鬆了警惕，林鳳趁機利用自己的士兵士氣正旺之時，向林發動進攻。儘管林道乾有六十艘大小利艦、精兵強將，還是抵擋不過。最終被林鳳打敗，五十五艘船隻被劫。不得已，他帶著剩下的五艘船大敗而逃。林鳳此時有九十五艘利艦和很多膽大妄為之徒。」（門多薩，2009: 114）以林道乾與林鳳的衝突為前提，我們再來看《明史》記載林道乾在東番的情況：「道乾懼為倭所並，又懼官軍追擊，揚帆直抵浚泥（大泥），攘其邊地以居，號道乾港。」（張廷玉等奉敕撰，1974: 8377）《明史》認為以上史實發生於嘉靖四十二年，其實不太可能。若將其事移植萬曆元年，前後史實便十分清晰了。這股讓林道乾害怕的「倭寇」，應當是萬曆元年與林道乾先後逃往臺灣海峽的林鳳。林鳳與林道乾原來是同夥，旁人還以為林鳳是林道乾的部下，實際上，兩人各自

心懷鬼胎。最終林鳳突然襲擊林道乾的隊伍，林道乾出其不意被打敗，只剩下五艘船還在身邊。陰曆八、九月間，臺灣海峽的風向開始轉變，林道乾失敗後，應是率領剩下的五隻船遠航柬埔寨，這是萬曆元年下半年的事（瞿九思，1997: 227-228）。其時林鳳部下有不少倭寇，故而《明史》才會說林道乾因畏懼倭寇而逃向東南亞。

## 肆、萬曆六年前後林道乾在臺灣的史跡與傳說

萬曆元年，林道乾與林鳳各奔前程，各自際遇不同。林鳳擊敗林道乾之後得到閩粵官府的賞識，一時都想招降林鳳，爭相派出使者與林鳳聯絡。然而，林鳳更懷念家鄉，於萬曆元年（1573）九月返回廣東，佔領林道乾老巢河渡門。此時廣東官軍正在集中全力與佔據南洋寨的諸良寶作戰，因而招撫林鳳，林鳳在河渡門屯駐半年左右，竟沒有官軍前來圍剿。可是，到了萬曆二年三月，廣東的情況大變。諸良寶堅守大半年之後，他所盤踞的南洋寨終於被攻克，諸良寶全軍覆沒，廣東官軍終於可以騰出手來圍剿林鳳。林鳳見情勢不妙，率隊前往海南島，明軍追擊，緊咬不放。林鳳圍繞海南島轉了一圈，又向臺灣沿海逃去。萬曆二年夏天，林鳳進入臺灣的魷港一帶，在這裡被明軍擊敗。逃脫的林鳳又集全力駛向菲律賓，強襲馬尼拉，與西班牙人大戰一番後，轉移到玳瑁港，被西班牙軍隊堵在港內。萬曆三年春，林鳳率隊突破包圍，北上臺灣，襲擊在臺灣捕魚的漁船。得手之後，林鳳又率部下遠航廣東近海（湯開建，2012）。福建巡撫劉堯誨派總兵胡守仁追擊，在廣東沿海的淡水洋大敗林鳳。在廣東官府的招安之下，林鳳部下大部解體，林鳳僅率少數人遠航不知名的「西番」，終老於海外。總之，在萬曆三年下半年，林鳳海寇覆沒於廣東潮州沿海。

逃往南洋的林道乾命運不同。萬曆元年九月前後，林道乾只帶了少數人與船前往柬埔寨。他們剛到柬埔寨之時，情況較為狼狽，《萬曆武功錄》記載林道乾通過行賄柬埔寨水使楊四等人來獲得立足之地。然而，到了萬曆二年，林道乾便開始大力招兵買馬。明朝的福建巡撫劉堯誨探知消息：「賊人林道乾於八、九月以來打造大廣船十數隻，器械齊備。遣人各番招兵。」「為

照道乾亡命之餘，而招兵除灶，意欲何為？」（劉堯誨，年份不明，卷 2: 31-32，〈林賊遁番疏〉）這讓閩粵官府十分擔心。萬曆三年，林道乾再度回到臺灣海峽。朱國禎的《皇明大事記》概述這段歷史：「（林道乾）既行至甘浦寨。制臺檄安南、暹羅，索乾及老賊何鸞等。報曰：乾今更名林浯梁，在臣海澳中，聲欲會大泥國來攻。不得已，與為盟而去。今已行至頭關矣。頭關者，閩海之大洋也。」（朱國禎輯，1997: 122-123）萬曆三年二月己亥，「巡撫福建劉堯誨以海寇林道乾警報聞」（顧秉謙等修，1984: 837）。不過，萬曆三年林道乾雖然到了福建海面，卻沒有攻擊福建沿海港口的記載，他應是轉向臺南的「台江內海」，這裡是西拉雅人的新港社所在地。宋楙澄的《九籥集》中有一段關於林道乾的有趣記載：

相小琉球三年，將謀奪其國。國人不從，乃復航海。戊寅（萬曆六年）春率舟師四百，突至碣石。碣石者，惠之邊衛也。（宋楙澄，1995: 237）

按，關於明代的「小琉球」是什麼地方，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很多，除了向明朝進貢的琉球本土外，中國東南以及呂宋的許多島嶼，似乎都符合「小琉球」的條件。不過，琉球本島及呂宋的史料至今未看到林道乾襲擊當地的記載，所以，就一般情況而言，「小琉球」應是指臺灣本島及其周邊，具體所指，仍要研究。一般認為：當時的臺灣沒有國家組織，所謂林道乾「相小琉球三年」從何而來？實際上，臺灣島上有些部落總是被人稱為「邦國」。嘉靖年間赴日本的鄭舜功在其《日本一鑑·桴海圖經》稱臺灣為「小東島」，其解說是：「小東島，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國。」（鄭舜功，1939，卷 1: 3）這是說小琉球島上有一「大惠國」。劉堯誨的《督撫疏議》也提到了新港附近的一個「邦國」：「東番魁港即古之噶哩嘛國，去澎湖千餘里。」（劉堯誨，年份不明，卷 2: 3，〈報剿海賊林鳳疏〉）按，劉堯誨「古之噶哩嘛國」之稱究竟出何典，待考；但是，它位於明代東番的魁港則是明確的。明代的東番就是指臺灣南部，魁港位於臺灣南部也是學界的共識，所以，林道乾自稱為小琉球之相，應當就是指這個噶哩嘛國。關於明代的魁港具體在什麼地方，學術界

爭論已久，我的觀點是：魷港位於今臺南市區，它的上游就是新港。有關考證且留在後文詳細敘述。由於魷港距離新港很近，那麼，它的地望應是在臺灣西南部新港西拉雅人活動的區域。不過，明代新港西拉雅人會有「邦國」組織嗎？這是一個疑問。因為，萬曆三十年陳第在大員考察當地民俗後，在其〈東番記〉中明確指出：當地人以子女多者為雄長，並無固定的上層組織（陳第，1959a: 24），所以，這個問題有待深入研究，姑且置之不論。

確定「噠哩嘛國」的位置後，再來看《九籥集》中林道乾「相小琉球三年」的記載。我的理解是：這段話應是指萬曆三年之後，林道乾在魷港一帶活動，與新港西拉雅人發展關係，力圖控制新港西拉雅人，因而他對外自稱是噠哩嘛國相。就明代的史料而言，萬曆四年和萬曆五年，林道乾究竟在哪裡、在做什麼，其實沒有詳細的記載。如果說此時的林道乾一度進入臺灣，是可以接受的。當然，狡兔三窟的林道乾也不會專守於臺灣，他會往來於臺灣及暹羅、柬埔寨之間，因而在東南亞產生巨大的影響。萬曆六年，林道乾突然離開小琉球，「率舟師四百，突至碣石。碣石者，惠之邊衛也。」（宋楸澄，1995: 237）在廣東惠州停留一段時間後，林道乾直入潮州老巢河渡門，從而引起廣東官場轟動。《明神宗實錄》萬曆六年九月己未條記載：「海賊林道乾駕船泊潮陽河渡門港。令賊徒具狀告報，及被虜逃回之人稱，虜去於萬曆六年，打暹羅國烏雅船不勝，賊眾殺死甚多，被番趕逐，乏銀乏人，議復回河渡門舊巢，取原埋銀物。議要打劫海門各所，候東風一轉，即欲駕回外夷。」（顧秉謙等修，1984: 1693）林道乾回到潮州，引起明代官場轟動。其後，張居正調整閩粵人事，派人下南洋，聯絡柬埔寨、暹羅兩國對付林道乾，這使林道乾感到很大的壓力。「暹羅番王授計郭六觀，令擒乾。乾覺，乃格殺番眾，略其舳艫往佛丑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瞿九思，1997: 229）關於這個「佛丑海嶼」是什麼地方，張增信先生認為，必須關注暹羅灣及馬來半島有「佛」字的地名，例如佛嶼或是柔佛（張增信，1988: 331）。今觀〈塞爾登明代東西洋航海圖〉<sup>2</sup>，在大泥之北有一個名為「佛頭玠」的地方，它緊鄰

2 藏於英國牛津大學鮑德里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 17 世紀手繪東西洋航海圖，原圖無名，圖書館的標記為「The Selden Map of China」（Anonymous, n.d.）。



圖 1：〈塞爾登明代東西洋航海圖〉上的大泥之北，有一個名爲「佛頭」的地名。

於大泥。而在《蒼梧總督軍門志》中，言及廣東海寇何亞八、鄭宗興等「潛從佛大坭國糾同番船前來廣東外洋及沿海鄉村，肆行劫掠」（應檀、劉堯誨修，1970: 800）。所謂「佛大坭」，應當就是佛頭坭和大泥的合稱吧？

可見，林道乾並未走遠，只是離開暹羅與柬埔寨爭執的區域，轉移到馬來半島上的港市：佛頭坭。佛頭坭緊鄰於當時還是獨立的大泥國。大泥，今名北大年。據當地華僑傳言，萬曆十年，林道乾因試炮死於當地；大臣張居正亦於該年亡歿。

總之，萬曆三年末林鳳失敗後，林道乾仍然在南海及臺灣海峽活動多年。從《九籥集》說林道乾曾經「相小琉球國三年」來看，林道乾在北港一帶建立了自己的巢穴，並以此爲據點，設法控制「噶哩麻國」的番眾，最終未能成功，只好一走了之。

從嘉靖四十五年（1566）第一次襲擊東番，到萬曆六年（1578）離開臺

灣，可證明林道乾與臺灣的關係就有十三年，不排除此前此後，林道乾還到過臺灣。認定林道乾在臺灣至少十三年以上，再看臺灣各地的有關林道乾的記載，或許會有新的看法。

臺灣地方志載有不少林道乾在當地的傳說。高拱乾的《臺灣府志》卷一，〈封域志〉記載：「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擾亂沿海，都督俞大猷征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高拱乾纂修，1960: 2）

彰化縣也有林道乾在當地活動的傳說。例如：「半線山，在彰化縣東。舊志在廢半線司東。美田疇，利畜牧，產栗木，可造舟楫。明末海寇林道乾竄此。」（和珮等奉敕撰，1983，冊 481: 757）黃叔瓚說：「崩山番，皆留半髮。傳說明時林道乾在澎湖，往來海濱。見土番則削去半髮，以為碇繩。番畏之。每先自削，以草縛其餘。」（黃叔瓚，1983: 953）

陳文達的《鳳山縣志》云：

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沿海作亂，都督俞大猷追殺之，逃居打鼓山。斯時荊棘盈郊、居民鮮少，鹿豕猿獐之屬出沒靡定，雕題黑齒之輩蹤跡莫稽；既非族類，安能久留，遂遁去。（陳文達等編纂，1983: 105）

《鳳山縣採訪冊》云：

前明嘉靖末，流寇林道乾掠海上，都督俞大猷逐之，道乾遁附倭，艤舟打鼓山下，始通中國。尋道乾懼為倭所併，遁占城。（盧德嘉纂輯，1983: 25）

在高雄打狗港還有林道乾之妹在當地埋金的傳說。方志又載：

虎仔山，在鳳山縣西南七里海濱，亦曰打鼓山，俗呼為拘狗山。舊志：北去府治百里，下為打狗仔港，冬產青魚。通志：山特峙海濱，舊有番人居之。明嘉靖間流寇林道乾為俞大猷所逐，遁入

於此。後從海道逃入占城。其遺種尚有存者。今水師營壘尚在。  
(和珅等奉敕撰，1983，冊 481: 756)

甚至開發較遲的宜蘭縣蘇澳港也有林道乾的傳說：

相傳自明嘉靖四十二年間，林道乾寇海，曾踞數月。以夥伴病損  
過多，始行徙去。(陳淑均總纂，1983: 187-188)

這些故事反映了當地的民間歷史。臺灣許多地方都有關於林道乾的傳說，結合林道乾在臺灣北港活動的史實，可知林道乾和其手下在臺灣的前後十三年裡，曾經詳細考察過臺灣各個主要港口。他們的目的，當然是想在臺灣建立一個根據地，後因夥伴病亡太多以及明軍的追擊，不得已放棄在臺灣駐紮的打算。

在早期臺灣史研究中，可以證明林道乾和林鳳相繼到了臺灣，林鳳在新港溪（今名鹽水溪）附近往來三、四年，他對臺灣的影響不小。讓人疑惑的是：在臺灣民間只有林道乾的傳說，卻沒有林鳳的故事，這是為什麼？我想這與先入之見有關。林道乾至少在嘉靖四十五年已經進入臺灣活動，林鳳進入臺灣則是在萬曆元年。由於林道乾給臺灣人留下的印象太深，而臺灣人對先後進入臺灣的兩股大海寇難以區別，所以，他們的活動大都以林道乾的名字留下來了。

## 伍、嘉靖、萬曆年間的魷港、新港和北港

晚明臺灣南部的魷港是最早與閩粵人貿易的港口，其後新港、北港相繼崛起。現在我們知道，這三個港口都在臺灣南部，具體位置有爭議，三港之間的關係值得研究。

晚明魷港是著名的港口。萬曆元年俞大猷追擊林鳳到臺灣沿海。俞大猷的上司命令他放棄其他海寇，猛追林鳳。瞿九思說：「樓船將軍俞大猷常提兵問諸海島，鳳遂鼓行而去魷港也。鳳度其下水淺，戰艦不得入，於是盡棄其



鳥船勿問，而以輕艇恣往來自便矣。」（瞿九思，1997: 232）可見，當時的魍港已經出名了。劉良弼記載：「又據巡海興泉二道呈報，拿獲賊徒葉明嘉等供稱：林鳳將大烏尾船八隻鑿沉，駕小船八十二隻，於六月二十八、九日陸續開遁芒港去訖。」（劉良弼，1584，卷 3: 71）劉良弼所說的芒港應當就是魍港。萬曆二年，福建官員在審俘中得到口供：「海賊林鳳等於六月初八日自澎湖逃往東番魍港。」（劉堯誨，年份不明，卷 2: 1，〈報剿海賊林鳳疏〉）廣東方面的情報是：「我橫海將軍度鳳勢，不東走澎湖、魍港，或走浙海耳。」



圖 2：〈塞爾登明代東西洋航海圖〉載有北港，卻沒有雞籠和淡水二港。

(瞿九思, 1997: 232-233) 福建方面的情報:「各賊商說, 此時暫往小東魷港避兵, 劫取米糧。」(劉堯誨, 年份不明, 卷 1: 46, 〈報海賊逃遁疏〉) 陳第的〈舟師客問〉:「沈子嘗私募漁人, 直至東番, 圖其地里, 乃知澎湖以東, 上自魷港, 下至加哩, 往往有嶼可泊。」(陳第, 1959b: 29) 在這裡, 陳第將魷港列入臺灣的重要港口, 它應是臺灣最早與漢人貿易的港口之一。

關於魷港的位置, 學術界一向有爭議。曹永和先生概述:

又《明史》文中所謂魷港, 究是何地? 查魷港之名, 見於《東西洋考》, 是臺灣地名。據伊能嘉矩之說, 魷港即蚊港, 即塹港, 係一音之轉, 是在八槳溪出海處, 約在今新虎尾溪口之蚊港莊附近。據和田清, 則謂按當時的開發程度, 或尚不及新虎尾溪一帶, 故認為魷港是現今的鹽水港北的蚊港口。要之, 二氏所云, 都是在臺灣南部。(曹永和, 1979: 163)

以上兩種觀點我更傾向於和田清, 並可以近年才受到重視的劉堯誨《督撫疏議》一書的資料作為補充。劉堯誨的〈報剿海賊林鳳疏〉云:

六月初十日, 有廣東賊船六、七十號到魷港地方內, 將賊船十餘隻哨守港門, 其餘俱駕入四十里地名新港, 劫取米糧。連與番人格鬥三日, 彼此殺傷數多。番人因無鳥銃、火器, 不能勝賊。(劉堯誨, 年份不明, 卷 2: 1)

此處的「廣東賊船六、七十號」後來被證明就是嶺南海寇林鳳的船。這些文字不是重點, 關鍵在於: 林鳳等海寇的船隻到了魷港之後, 除了少數船隻留在魷港防守之外, 其他船隻「俱駕入四十里地名新港, 劫取米糧」。新港溪, 今名鹽水溪, 這條溪水流量較大, 可以通行船隻。琢磨這句話, 新港和魷港都在鹽水河流域, 新港是在魷港的上游。新港的地名至今仍然保留, 它位於臺南市的北側, 歷史上新港溪是一條大河, 下游河段可以行駛船隻。很顯然, 它是臺灣少數民族西拉雅人新港社的活動地盤。

確定了歷史上的新港就是今天臺灣臺南市的新港，我們就可知道：明朝文獻中的魷港其實不是臺灣中部的笨港，也不是在八掌溪的下游，而是位於台江內海新港溪的下游。八掌溪水流不大，船隻難以通行，內腹太小。新港溪今名鹽水溪，如前所述，和田清曾考證鹽水溪下游的蚊港就是明代的魷港。就地理來說，魷港與新港相通聯。陳第評說東番：「始皆聚居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乃避居山。倭烏銃長技，東番獨恃鏢，故弗格。居山後，始通中國。」（陳第，1959a: 26）按，史書上記載嘉靖末年侵襲臺灣的正是林道乾所部海寇。對這段話，我的理解是：西拉雅人原來生活於魷港，福建商人常來貿易。但在嘉靖末年，魷港遭到林道乾的武裝侵襲。林道乾雇傭的倭寇會使用火槍，而西拉雅人只有弓箭，無法抵擋，不得已內遷到魷港的山後，也就是魷港的上游。此地不同於魷港，所以被稱為「新港」，「新港」是相對魷港出現的名字。《明史·雞籠傳》記載雞籠的歷史實際上屬於臺南的西拉雅人：「雞籠遭倭焚掠，國遂殘破。初悉居海濱，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魷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為常。」（張廷玉等奉敕撰，1974: 8377）可見，西拉雅人退據新港數年後有來自閩粵的漁船抵達台江內海捕魚，他們進入魷港，上溯新港，並與遷居新港的西拉雅人貿易，於是，新港西拉雅人與漢人的關係重又建立。這就將《明史·雞籠傳》有關記載落到實處了。

確定了林道乾於嘉靖末年襲擊臺灣，是攻擊臺灣南部的魷港，再來處理魷港和北港的關係。如上所述，嘉靖末年林道乾襲擊的應是魷港，而《潮州府志》卻說：「嘉靖四十五年……道乾不樂居北港，遂恣殺土番，取膏血造船，從安平鎮二鯤身遁往占城。」（周碩勳輯，1967: 939）這樣看來，北港似乎就是魷港。不過，因以往學術界對魷港的定位不同，北港具體位置在何處，也是有爭議的。由於在荷蘭人地圖上的八掌溪發現了「蚊港」的譯名，有一段時間，臺灣許多學者贊成伊能嘉矩之說：「北港應即魷港，清代改稱蚊港。其地為八掌溪口，後成為全臺灣的稱呼。」（陳宗仁，2003: 262）我曾就這個問題請教過曹永和先生，他認為北港就是臺南市的港口。這一觀點也寫入他的論文〈明代臺灣漁業志略〉（曹永和，1979: 164）。我的理解是：北港就是臺南市附近「台江內海」的港口（徐曉望，2005；2006）。那麼，怎樣處理魷港與北港的關係？看到劉堯誨的〈報剿海賊林鳳疏〉之後，我們可以

確認劉堯誨口中的魷港應是臺南新港溪進入「台江內海」的入海口處，屬於「台江內海」的一個小港口。北港與魷港是大概念與小概念的關係。北港是大概念，魷港是小概念，魷港是北港的一個支港。

也就是說，明代北港是「台江內海」周邊港口的統稱，這一帶的港口有魷港、新港、赤嵌港、大員港，應當都是北港的支港。早期北港的核心就是魷港，它位於新港溪進入台江內海的出海口，今已淤塞，變為臺南市區的一片陸地。新港位於魷港的上游，一度取代魷港成為新港西拉雅人活動的中心。後來，「台江內海」的貿易中心又轉到了赤嵌港。

赤嵌港位於臺南市的赤嵌樓附近，清代的《一統志》介紹臺南的赤嵌城：

古跡。赤嵌城，在臺灣縣南。向為番地。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據為巢穴，始名北港。(和坤等奉敕撰，1983，冊481:761)



圖3：1626年根據一位澳門華人口述繪製的「台江內海」圖，現存圖為18世紀西班牙的摹本。

在明代歐洲人的地圖上，也可看到赤嵌。圖 3 是 1626 年所繪的「台江內海」圖，<sup>3</sup> 這個內海面積約有數十平方公里，後人稱為「台江內海」，在河沙填沒內海之前，魴港和赤嵌是台江內海的兩個港口。赤嵌所在地，應為「台江內海」上方小城所在地，赤嵌的海邊後來是臺南市的核心之地。按照《大清一統志》的說法，該港是由林道乾開發的，後來被稱為北港。如上所述，林道乾於嘉靖末年曾經襲擊魴港，後來在安平一帶的二鯤身造船，而後突破明軍的包圍，直下占城，完成了一次驚人的海上冒險（周碩勳輯，1967: 939）。回溯當年的歷史，當嘉靖末年林道乾與明軍對峙之時，雙方關注的都是「台江內海」北側的魴港，而林道乾卻在臺灣內海南側的二鯤身突破包圍圈，此地離赤嵌的港口不遠，它成為海寇的一個巢穴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林鳳的歷史可以參考。據劉堯誨《督撫疏議》的記載，萬曆二年，福建官軍深入新港，也只消滅了海寇林鳳的幾隻船，並未重創林鳳主力，這表明林鳳另有地方隱藏主力船隊。萬曆三年，福建官府聽逃亡的漁民說，林鳳從呂宋北上，再次襲擊魴港和新港，然而，福建官軍的前哨深入新港，卻找不到林鳳的船隊。後來請教當地人，因雙方有合作關係，西拉雅人將官兵帶到一個地方，發現了林鳳的大批船隻，官軍因而制定了作戰計畫。這個地方，有可能就是赤嵌港了。因為，雖說「台江內海」很大，但可以停泊船隻的港口並不很多，安平港一帶位於外側，過於暴露，在官軍對魴港和新港已經很瞭解的背景下，只有赤嵌港是一個較好的選擇。當然，隨著赤嵌港的出名，它不再隱蔽在深港之內。萬曆三年或四年以後，林道乾回歸臺灣北港，應當也是以赤嵌港為主要基地，所以《大清一統志》才會說林道乾是北港的開創者。

如前所述，萬曆三年至萬曆六年，林道乾佔據了「台江內海」諸港，這個因素一度影響了北港的發展。我注意到，在海澄通商的臺灣港口中，最早沒有北港。海澄的引稅始設於萬曆初。張燮說：「萬曆三年，中丞劉堯誨請稅舶以充兵餉，歲額六千。同知沈植條海禁便宜十七事，著為令。於是商引俱海防官管給，每引徵稅有差，名曰引稅。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稅銀一兩，其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雞籠、淡水二兩。」（張燮，2000:

3 有關此圖的相關研究，可參看陳宗仁（2010）。

132) 按，萬曆三年林道乾出沒於北港一帶，海澄沒有給北港船引是合理的。研究這條記載可知，在設置引稅之初，臺灣港口進入福建海防官視野的，只有雞籠、淡水兩個臺灣北部的港口。雖然魷港和新港已經很有名，官府卻沒有頒給船引。其後，海澄稅收進一步調整，「雞籠、淡水地近船小，每船面闊一尺，徵水餉五錢，陸餉亦如東西二洋之例」（張燮，2000: 132），仍然沒有列入北港。應是林道乾和其海寇的存在，讓海澄縣不敢輕易給北港頒發船引。不過，萬曆二十年之後，北港終於成為官府的納稅對象。許孚遠於萬曆二十年出任福建巡撫，同年，他在〈海禁條約行分守漳南道〉一文中說：「又有小番，名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北港船引，一例原無限數。」（許孚遠，1594，卷 8: 10）又在萬曆二十一年的〈疏通海禁疏〉中說：「是中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奸徒，每年於肆、伍月間告給文引，駕駛鳥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許孚遠，1594，卷 5: 27）其後，北港的發展加快，漸漸成為臺灣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徐曉望，2006），乃至荷蘭人選擇臺灣的港口，也將北港當作主要考察對象，最終決定在北港的外側修建熱蘭遮城。

總的來說，北港是台江內海諸港的總稱，早期應是指魷港，後來擴大概念，「台江內海」諸港都可以稱為北港，其中包括赤嵌、大員港。荷蘭人建造的熱蘭遮城附近的港口，後人稱為安平港，也屬於北港。在荷據之初，北港一度成為全臺灣的代稱。然而，與臺灣北港相關的一些問題尚待研究，例如赤嵌位置上小城的來歷。這都不是本文所可解決的，將另撰專文討論。

## 陸、結論

萬曆初年的林道乾和林鳳是南海著名的海寇，在權相張居正當政的年代，他們竟然與明朝官府周旋多年，最終或是老死於海外，或是不知所終，讓明朝丟盡臉面。林道乾和林鳳都曾進入臺灣作戰，他們略取臺灣的主要據點最初是魷港，後來開闢了赤嵌附近的港口。其中林道乾在嘉靖四十五年至萬曆六年前後十三年內先後多次抵達臺灣，他考察多地的港口，與土著居民發展關係，其實是想在海外尋找一個棲身之地，長期開墾，安身終老。可是，

由於他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安全威脅太大，不論他棲身什麼地方，都遭到閩粵官軍的追捕，因而無法在臺灣站穩腳跟。也因為林道乾和林鳳多次逃到臺灣，福建官軍追蹤到臺灣，雙方多次發生戰鬥，此後中國史籍提到東番、北港、魷港的次數便明顯多了起來。

嘉靖、萬曆年間的海寇與倭寇有一定的關係。雖說他們之中的多數人來自廣東與福建，但是，他們多會雇傭一些日本刀手衝鋒陷陣。嘉靖末和萬曆初年林道乾、林鳳襲擊臺灣，他們的前鋒即為日本刀手，所以《明史·雞籠傳》會說雞籠遭到倭寇的襲擊，其實這些倭寇都是閩粵海寇頭目的部下。嘉靖四十五年廣東潮州出現災荒，災民在林道乾的率領下到福建詔安縣搶糧，攻破多個山寨。當年十月，福建總兵戚繼光率兵前來圍剿，林道乾逃到臺灣，而後又逃到東南亞海域，再回歸廣東潮州。嘉靖年間，林道乾是與戚繼光打交道，而不是和俞大猷對戰。被林道乾襲擊的新港西拉雅人原來生活於新港溪下游的魷港，因遭到林道乾部下倭寇的襲擊，逃到魷港上游，此地是新開發的港口，所以被稱為「新港」。對這段歷史的考證使我們知道：古文獻中的魷港是台江內海的一個小港，就在臺南市新港溪下游的入海口處，此地今已淤塞為陸地，應為臺南市區的某個部分。

萬曆元年，嶺南官軍集結重兵圍剿民間反官府武裝，林鳳和林道乾先後逃入臺灣海峽。時任福建總兵的俞大猷曾經率水師猛追林鳳和林道乾的海寇隊伍，但海寇利用小船的優勢在臺灣海域淺海處出沒，俞大猷久戰無功，被撤職。此後，在臺灣的兩股海寇之間發生衝突，林道乾戰敗，逃往南洋的柬埔寨。林鳳在臺灣活動一段時間後，逃往廣東接受招安，次年再度反叛入海，轉戰多地，又進入臺灣的新港一帶活動。萬曆二年的秋天，林鳳在臺灣海域截獲一艘來自呂宋的福建商船，得到西班牙人在馬尼拉的情報，於是，林鳳突然發起襲擊馬尼拉一役，攻敗垂成。萬曆三年的一個風雨夜，困據菲律賓玳瑁港的林鳳乘小船突破西班牙人的防守，北上臺南沿海。他再度襲擊在新港一帶捕魚的福建漁民，掠得一些較大的漁船，而後轉戰到廣東沿海。最後被官軍擊敗，林鳳的部下被招安，林鳳本人逃往西番，不知所終。

萬曆元年南下柬埔寨邊境的林道乾有另一番遭遇。林道乾曾捲入柬埔寨與暹羅之爭，後在張居正及閩廣都撫的壓力下，他不得不離開柬埔寨和暹羅

的邊境，抵達馬來半島大泥國附近的佛頭坵，時常往來於臺灣海峽。約在萬曆三、四年之間，林道乾再次抵達臺灣活動，萬曆六年離開。這段時間林道乾在臺灣的具體活動不詳，有些史料說他「相小琉球三年」，乾隆《潮州府志》謂其開拓臺灣的北港。看來，這三年間，他有可能在臺南的「北港」一帶駐紮，試圖控制當地的西拉雅人，所以外人會有林道乾「相小琉球」的傳說。然而，林道乾最終還是拋棄北港的根據地，返回廣東招兵，最後移居馬來半島的大泥港，死於萬曆十年（1582）。從嘉靖四十五年到萬曆六年的十三年間，林道乾先後往來臺灣多次，臺灣的北港應是在他駐紮之後出名。萬曆初年，海澄頒佈的船引有雞籠、淡水，而沒有北港，萬曆二十年之後，海澄的船引中雞籠、淡水、北港三項並列，北港的出現，應和林道乾曾經駐紮有關。不過，與林道乾相關的臺灣祕史還有許多細節不是很清楚，值得繼續研究。

## 參考資料

### A. 中文部分

中村孝志

- 2001 〈圍繞臺灣的日蘭關係——濱田彌兵衛的荷蘭人攻擊〉，見村上直次郎等（著），許賢瑤（譯），《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頁 205-230。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Nakamura, Takashi, 2001, "The Scope of Taiwan's Japanese-Dutch Relations," pp. 205-230 in Naojirō Murakami et al., Xian-yao Xu (trans.), *Collected Essays on Dutch-era Taiwan History*. Yilan: Fo Gu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方 豪

- 1994 《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Fang, Hao, 1994, *An Historical Outline of Taiwan's Early Period*.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朱國禎（輯）

- 1997 《皇明大事記》，明崇禎《皇明史概》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 43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Zhu, Guo-zhen (ed.), 1997, *A Record of the August Ming*, Ming Chongzhen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August Ming* edition,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431.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宋懋澄

- 1995 《九籥集·文集》，明萬曆 40 年刻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 137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Song, Mao-cheng, 1995, *Jiuyueji: Collected Essays*, Ming Wanli year



40 edition,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374.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和珅等（奉敕撰）

- 1983 《欽定大清一統志》，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4-4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Heshen et al., 1983,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Gazetteer of the Great Qing*, in *The Wenyuang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474-483.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周碩勳（輯）

- 1967 《(乾隆)潮州府志》，清光緒 19 年珠蘭書屋刊本，見《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廣東省》，第 46 號。臺北：成文。(Zhou, Shuo-xun (ed.), 1967, [*Qianlong*] *Chaozhou Prefectural Gazetteer*, Qing Guangxu year 19 Zhulan Studio edition, in *Chinese Regional Gazetteer Series, South China, Guangdong*, No. 46. Taipei: Cheng Wen.)

林大春

- 1935 《井丹林先生文集》，潮陽郭氏雙百鹿齋重刊本。(Lin, Da-chun, 1935, *Jingdan Mr. Lin's Collected Essays*, Chaoyang Guo Shi Shuang Bai Lu Zhai reprint edition.)

林仁川

- 1987 《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Lin, Ren-chuan, 1987, *Private Maritime Trad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門多薩（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 G. de Mendoza）

- 2009 《中華大帝國史》，孫家堃（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Mendoza, J. G., 2009, *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 Jia-kun Sun (tran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胡應麟

- 1983 《少室山房集》，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Hu, Ying-lin, 1983, *Collected Notes from Shaoshishanfang*, in *The Wenyuang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290.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徐中行

- 1995 《天目先生集》，明萬曆 12 年張佳胤刻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 134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Xu, Zhong-xing, 1995, *A Collection of Mr. Tianmu*, Ming Wanli year 12 Zhang Jia-yin edition,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349.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徐曉望

- 2005 〈晚明臺灣北港的事變與福建官府〉，《臺灣源流》33: 130-145。(Xu, Xiao-wang, 2005, "Unforeseen Events and Fujianese Officials in Taiwan's Beigang during the Late Ming," *Taiwan Heritages* 33: 130-145.)
- 2006 〈論明代臺灣北港的崛起〉，《臺灣研究》2006(2): 48-52。(Xu, Xiao-wang, 2006, "A Discussion of Beigang's Abrupt Rise during the Ming Period," *Taiwan Studies* 2006(2): 48-52.)

秦炯（纂修）

- 2000 《(康熙)詔安縣志》，清康熙 30 年刊本，見《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 31》。

-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Qin, Jiong (ed.), 2000, *[Kangxi] Zhaoan County Gazetteer*, Qing Kangxi year 30 edition, in *Collected Chinese Regional Gazetteers, Compilation of Fujianese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No. 31.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袁業泗（修）、劉庭蕙（纂）
- 1613 《(萬曆)漳州府志》，明萬曆41年刊本。(Yuan, Ye-si and Ting-hui Liu (eds.), 1613, *[Wanli] Zhangzhou Prefectural Gazetteer*, Ming Wanli year 41 edition.)
- 高拱乾（纂修）
- 1960 《(康熙)臺灣府志》，見《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Gao, Gong-qian (ed.), 1960, *[Kangxi] Taiwan Prefectural Gazetteer*, in *Taiwan Literature Series*, No. 65. Taipei: The 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of Bank of Taiwan.)
- 張廷玉等（奉敕撰）
- 1974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Zhang, Ting-yu et al., 1974,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張居正
- 1612 《張太岳先生文集》，明萬曆40年唐國達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Zhang, Ju-zheng, 1612, *A Collection of Zhang Tai-yue's Writings*, Ming Wanli year 40 Tang Guo-da edition, Held at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 張居正等
- 1984 《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Zhang, Ju-zheng et al., 1984,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Jiajing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張增信
- 1988 〈明季東南海寇與巢外風氣(1567-1644)〉，見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3輯，頁313-344。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Zhang, Zeng-xin, 1988, "The Mood beyond the Sea Bandits and Their Nests in the Southeast during the Ming Era," pp. 313-344 in Yan-xian Zhang (ed.), *Essays in Chinese Maritime History*, Vol. 3. Taipei: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 張 燮
- 2000 《東西洋考》，謝方（點校）。北京：中華書局。(Zhang, Xie, 2000, *An Examina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曹永和
- 1979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Tsao, Yung-ho, 1979, *Research on Taiwan's Early History*. Taipei: Linking.)
- 曹學佺
- 年份不明 〈倭患始末〉，見曹學佺，《曹能始先生石倉全集》，《湘西紀行》，卷下，明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Cao, Xue-quan, n.d., "The Wako Misfortune from Start to Finish," in Xue-quan Cao, *The Complete Shicang Collection of Cao Nengshi, Xiangxi Travel Notes*, Vol. 2, Ming edition, Held at Naikaku Bunko,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清高宗

- 1983 《御製詩集·五集》，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Qing Gaozong, 1983, *The Fifth Collection of Imperial Poems*, in *The Wenyuang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311.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許孚遠

- 1594 《敬和堂集》，明萬曆22年序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Xu, Fu-yuan, 1594, *The Collection of Jinghe Hall*, Ming Wanli year 22 edition, Held at Naikaku Bunko,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郭應聘

- 1995 《郭襄靖公遺集》，明萬曆34年郭良翰刻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3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Guo, Ying-pin, 1995, *The Collection of Lord Guo Xiangjing*, Ming Wanli year 34 Guo Liang-han edition,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349.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陳文達等（編纂）

- 1983 《鳳山縣志》，清康熙59年刊本，見《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臺灣省》，第13號。臺北：成文。(Chen, Wen-da et al. (eds.), 1983, *Fengshan County Gazetteer*, Qing Kangxi year 59 edition, in *Chinese Regional Gazetteer Series, Taiwan Area, Taiwan*, No. 13. Taipei: Cheng Wen.)

陳宗仁

- 2003 〈「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21(2): 249-278。(Chen, Tsung-jen, 2003,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acan: A Case Study in Taiwan's Commercial History," *Chinese Studies* 21(2): 249-278.)
- 2010 〈1626年的大員港灣：一位澳門華人 Salvador Diaz 的觀察〉，見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頁1-31。臺南：臺南縣政府。(Chen, Tsung-jen, 2010, "Tayouan Harbour in 1626: An Examination of the Macanese Chinese Man Salvador Diaz," pp. 1-31 in Wen-feng Dai (ed.), *Nanying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II*. Tainan: Tainan County Government.)

陳培桂（主修）

- 1983 《淡水廳志》，清同治10年刊本，見《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臺灣省》，第15號。臺北：成文。(Chen, Pei-gui (ed.), 1983, *Danshui Department Gazetteer*, Qing Tongzhi year 10 edition, in *Chinese Regional Gazetteer Series, Taiwan Area, Taiwan*, No. 15. Taipei: Cheng Wen.)

陳淑均（總纂）

- 1983 《噶瑪蘭廳志》，清咸豐2年刊本，見《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臺灣省》，第23號。臺北：成文。(Chen, Shu-jun (ed.), 1983, *Kavalan Department Gazetteer*, Qing Xianfeng year 2 edition, in *Chinese Regional Gazetteer Series, Taiwan Area, Taiwan*, No. 23. Taipei: Cheng Wen.)

陳 第

- 1959a 〈東番記〉，見沈有容（輯），《閩海贈言》，卷2，頁24-27。《臺灣文獻叢刊》，第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Chen, Di, 1959a, "Dongfan Ji," ["Record of the

- Eastern Savages,"] pp. 24-27 in You-rong Shen (ed.), *Bestowed Speech of Fujian's Seas*, Vol. 2. *Taiwan Literature Series*, No. 56.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of Bank of Taiwan.)
- 1959b 〈舟師客問〉，見沈有容（輯），《閩海贈言》，卷2，頁28-32。《臺灣文獻叢刊》，第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Chen, Di, 1959b, "Questions for the Passenger," pp. 28-32 in You-rong Shen (ed.), *Bestowed Speech of Fujian's Seas*, Vol. 2. *Taiwan Literature Series*, No. 56.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of Bank of Taiwan.)
- 雪 珥
- 2011 《大國海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Xue, Er, 2011, *Pirates of the Great Nation*.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湯開建
- 2012 〈明隆萬之際粵東巨盜林鳳事蹟詳考——以劉堯誨《督撫疏議》中林鳳史料為中心〉，《歷史研究》2012(6): 43-65。(Tang, Kai-jian, 2012,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Life History of Lin Feng, a Famous Pirate during the Longqing and Wanli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Historical Research* 2012(6): 43-65.)
- 黃叔墩
- 1983 《臺海使槎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Huang, Shu-jing, 1983, *Record of Missions to Taiwan and Adjacent Waters*, in *The Wenyu-ang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59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 塗澤民
- 1962 〈與李總兵書——防寇機宜〉，見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卷353，頁3802-3803。北京：中華書局。(Tu, Ze-min, 1962, "Along with Zongbing Li—Guidelines for Defence against Bandits," pp. 3802-3803 in Zi-long Chen et al. (eds.), *Collected Royal Ming Documents on Statecraft*, Vol. 35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劉良弼
- 1584 《刻中丞肖巖劉公遺稿》，明萬曆12年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Liu, Liang-bi, 1584, *Zhong Cheng Lord Xiao-yan Liu's Surviving Manuscript*, Ming Wanli year 12 edition, Held at Fu Ssu-nien Library, Academia Sinica.)
- 劉堯誨
- 年份不明 《督撫疏議》，明萬曆刊本，南京圖書館藏。(Liu, Yao-hui, n.d., *The Governor's Memorialized Comments*, Ming Wanli edition, Held at Nanjing Library.)
- 蔣毓英
- 1985 《臺灣府志校注》，陳碧笙（校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Jiang, Yu-ying, 1985, *Taiwan Prefectural Gazetteer*, Bi-sheng Chen (annot.).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鄭舜功
- 1939 《日本一鑑·桴海圖經》，民國28年據舊抄本影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Zheng, Shun-gong, 1939, *A Reflection of Japan, Charts of a Plank in the Sea*, Republic of China year 28 photocopied edition, Held at Fu Ssu-nien Library, Academia Sinica.)
- 盧德嘉（纂輯）
- 1983 《鳳山縣采訪冊》，清光緒20年刊本，見《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臺灣省》，

第 33 號。臺北：成文。(Lu, De-jia (ed.), 1983, *Records from Visits and Interviews in Fengshan County*, Qing Guangxu year 20 edition, in *Chinese Regional Gazetteer Series, Taiwan Area, Taiwan*, No. 33. Taipei: Cheng Wen.)

應欒、劉堯誨（修）

1970 《蒼梧總督軍門志》，明萬曆 9 年刊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Ying, Jia and Yao-hui Liu (eds.), 1970, *Records of Cangwu Governor-General's Military Principles*, Ming Wanli year 9 edition.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謝 杰

1947 《虔臺倭纂》，見鄭振鐸（輯），《玄覽堂叢書·續集》，第 17-18 冊，民國 36 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本（據明萬曆 23 年刊本影印）。(Xie, Jie, 1947, *A Record of Qiantai Piracy*, in Zhen-duo Zheng (ed.), *Xuanlantang Series Continued*, Vol. 17-18, Republic of China year 3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photocopied edition [According to Ming Wanli year 23 edition].)

瞿九思

1997 《萬曆武功錄》，明萬曆刊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 43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Qu, Jiu-si, 1997, *A Record of the Military Successes during the Wanli Era*, Ming Wanli edition, in *Supplement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436.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顧秉謙等（修）

1984 《明神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Gu, Bing-qian et al. (eds.), 1984,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Wanli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photocopied edi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B. 外文部分

石原道博

1996 《倭寇》。東京：吉川弘文館。(Ishihara, Michihiro, 1996, *Wako*.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Anonymous

n.d.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MS. Selden supra 105.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 Pirate Lin Daoqian of Late Ming in Taiwan: A New Exploration

Xiaowang Xu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ABSTRACT

Lin Daoqian, one of the leading pirates of the late Ming, travelled frequently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t is argued by this article that it was not Yu Dayou, but Qi Jiguang and his forces who in 1566 forced the sea-bandits led by Lin Daoqian to flee to the Wang Harbour, Dongfan, in Taiwan. Lin Daoqian and his sea-bandits did not sail to Cambodia in 1573. Instead, they were activ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e 'Beigang'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referred to a number of harbours on the Taiwan coast, including Wang Harbour, Xingang, Saccam, and Tayouan Harbour. Based on some recently discovered Ming record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Wang Harbour wa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Xingang River in southern Taiwan, and the Beigang did not become the maritime trade counterpart of Haicheng in southern Fujian until 1591.

Key Words: pirate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n Daoqian, Dongfan, Taiwan, the Wang Harbour